



在烟台开启了我的社团之路

心香一瓣

李宗刚

1989年10月,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简称“本学会”)与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烟台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身为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的蒋心焕老师,也许是出于让我这位硕士生“见见世面”的考虑,安排我参与会前的一些工作,我这才有了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这次参会在我的人生中创造了好几个第一次:第一次来到烟台和烟台的养马岛、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田仲济先生、第一次见到来自南京大学的许志英等先生、第一次见到来自山东省各高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当然,还第一次坐上了烟台返回济南的硬卧……尽管以上的诸多第一次已经远离我40个年头了,但这次烟台之行的许多细节依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深处,既让我对本学会有了最真切的了解,也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古人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并列起来,的确蕴含着道理。

作为1984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主要来自“30后”学者。1988年,我考取了本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30后”学者蒋心焕先生,导师组则由以朱德发先生为代表的诸位学者组成。至于第一代学者田仲济先生、蒋心焕先生在我们面前必称“田老”,我们后来也跟着这么称呼田仲济先生,则鲜有接触——我在听了许多田老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的传说之后,便愈加敬而远之了。

新世纪之初,我跟着朱德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时期的朱老师已经68岁,担任本学会会长多年了,我通过朱老师对本学会又多了一层认识。2008年,本学会换届,魏建作为本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提名我担任本学会的副秘书长。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我担任本学会副秘书长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完成本学会的重新登记等工作。随着主管部门对本学会的管理越来越趋于规范化,本学会还需要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朱老师和魏老师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任务的确可以用“光荣而艰巨”来形容,一个程序便需要跑好多趟——好在那时的我骑着自行车,不像今天这样出门便开车,停车自然就方便了许多。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这套手续算是办理好了,甚至连山东省财政厅的票据也申请到了——朱老师特别叮嘱,这些票据要管理好,千万不能出现问题。最后,这十多本发票仅用了两张,一张是开给山东师范大学的,一张是开给山东省社科联的,其他的都没有动。十几年过去了,在对本学会秘书处工作进行“大清理”时,我发现这些发票还纹丝不动地跟随我“南征北战”,便有了要把这些发票“善后”的想法。与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沟通后,我把这些票据交给上级主管部门销毁了——这已经是2025年2月7日的事了。至此,我觉得这个票据之“圆”总算画圆了,对朱老师当年的叮嘱也有了一个圆满的回应——尽管朱老师已经离开尘世六七十年了。

2023年12月,本学会换届,魏建会长在担任了两届会长之后,执意要从会长岗位上退下来,我们“60后”学者作为相对年轻的一代开始接过这批“50后”学者肩膀上的重担。让我深感不安和惶恐的是,会长这副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毕竟,我既无法与本学会第一任会长田老和第二任会长朱老师相提并论,也无法与第三任会长魏老师相提并论——魏老师还不到30岁便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青年学者。后来,他又不断修炼,功力大增。他既注重学术上的创新,又注重文献资料上的考证,把学术创新与文献考证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我在接任本学会会长之后,便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本学会的作用,如何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开来,续写辉煌。在这诸多工作中,较好地梳理出本学会的历史便成为了我要做的第一要事。

要把本学会的历史梳理出来的这一想法虽非常美好,但落到实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庆幸的是,见证了本学会发展历史的第二代学者身体还很好,第三代学者的头脑还非常清晰,许多历史就装在他们的大脑中。“承前启后”的魏建先生便是对本学会历史“如数家珍”的学者。于是,我便在魏建先生的具体指导下,依据他提供的许多文献资料,开始了编写本学会发展史这一工作。

既然写史,怎么写便成了摆在我面前的头等大事。有些学者说过,当代人不适宜写当代人的历史,这话的确有道理。因为当代人写史难免会受自我文化立场或者文化视野所限,难以真正全面客观公正地书写历史,难免会出现某些遮蔽或某些凸显,这样一些看似不经意的遮蔽或凸显在同时代人眼里自然就不大容易被接受。好在历史并不是由哪几个人书写的,所以也不会因为几个人的遮蔽而被遮蔽,因为几个人的凸显而被凸显。历史自有历史的法则,所谓“大浪淘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假设我们编写的这部本学会历史因种种因素的限制而存有很多瑕疵的话,大家不妨用“大浪淘沙”来自我纾解一下。也许,这项在我们看来极为神圣而艰巨的事业在后来者眼里并不值得一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事这一编写工作的积极性。我们深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地为后来者提供真实的本学会发展历史,让后来者对我们从事的这一编写工作持有同情之理解——在一个市场经济喧哗的时代,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酷暑时节,沉潜于本学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梳理着本学会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历史,聚焦于本学会将来要到哪里去等问题。

经过不懈的努力,《“山师学人”与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已经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山师学人’研究资料丛书”,并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捧着这本旨在反映本学会历史的书,我禁不住又一次想起了在烟台与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结缘的日子。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散文:由纪实到虚构的『摆渡船』

心灵微品

王永福

近日,笔者集中时间与精力,认真拜读了祝德纯同志的著作《散文创作与鉴赏》,对散文的纪实特征和创作规律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用通俗的说法,散文是纪实性向虚构创作的“摆渡船”,是由纪实的新闻报道,向着虚拟的文学创作过渡的桥梁。

翻阅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学史,你可以发现,许多现代和当代作家都曾有过战争年代新闻写作的经历。他们中有人就是当年的战地记者和通讯员,后转行成为专业作家。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一手拿枪、一手执笔,用文字反映战争年代的火热生活的实践经验,这成为他们和平时从事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和资本。

严格说来,散文与新闻乃同祖同宗,一脉相承。散文这种文体资格老、传播早,古已有之。现代散文则是伴随着小说、戏剧、诗歌等文体诞生并逐渐走向成熟,乃至一体独大。至于有的著作,把除去诗歌、小说、曲艺和影视文学之外的所有文体,都划为散文领域,充分展示了散文这一体裁的包容性。

《散文创作与鉴赏》一书的作者从文体定位、文体类型乃至创作与鉴赏等方面,对散文进行了全面细致且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颇有指导意义。全书将散文细分为记人叙事类、写景状物类、抒情写意类和议论随笔类几个大类,特意强调,散文的本质特征是形神两旺、酣畅淋漓,启人心智。

在散文创作方面,该书的作者特意强调要有独到的立意,出奇制胜,要放得开收得拢,收放自如。最后一章讲了散文文体的鉴赏,通过对典型作品的举例赏析,说明散文创作该如何状物抒情、如何叙事写意以及如何写作随笔等。然后,作者集中进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文本研究,从离意象征到情致理趣,一一举例说明。

作者还分别对中国当代散文文本研究、外国散文研究逐一进行论述,颇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广开读者眼界。其用美文性的语言爽直地告诉读者,散文的真正天性是“自由家常”。作者还从鉴赏主体、客体与文体三维角度,论述了对散文写作与鉴赏的理性认识,深刻指出散文源于记事,同新闻源于事实的记录与传播一脉相承,让笔者这个写了一辈子新闻稿的高级记者开了心窍、长了见识。

作者认为,散文园地姹紫嫣红、百花竞妍,叙事写人散文和抒情散文相比较而存在,互相竞争而发展;以议论为宗旨的随笔、杂文、小品相互交叉,杂文随笔具有幽默讽刺性,可以运用反语和调侃,随笔更以风趣幽默见长。

归根结底,好的散文总是让人能于特定的事态、物态和心态中有所发现,有所体悟、有所升华、有所寄寓。如果把小说、诗比作晚礼服,那么散文则好比泳装,更能无遮掩地展示模特儿的真实样貌。它是文学作品中写作者最多、题材最广泛的文体,其最大的特点是博采众长,能运用最灵活自由的结构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最真实的感受,最能够与时俱进。

蔷薇花开动港城

街谈物语

鲁从娟

近些日子,我每天都近求远从小区北门走,只为看那一面蔷薇花墙。那些蔷薇的根扎在墙的那一边,枝藤从矮墙上攀援而上,爬满过来,蜿蜒缠绕,四散飘逸。层层绿叶簇拥着繁花,挤挤挨挨,织成一面花墙。清风掠过,花枝轻轻摇曳,花朵微微颤动,轻舞婆娑,似梦似幻。我每次站在墙下赏花时,都会心生一份喜悦:邻家小区栽的花,欢欢喜喜地开了我们家。

这是一面绵延几十米的蔷薇花墙。开得最热烈的当属玫红色的蔷薇,一个花头能开出七八朵甚至十几朵花来,花量极为繁密。这是浩瀚的花海啊!纤细柔弱的蔷薇储备了多大的能量,才能喷涌出如此繁茂的花朵!画家作画总是避开“红花绿叶”,以免俗气,而眼前的蔷薇却由着性子装扮自己,叶子绿得油亮,花儿红得热烈,美得如此纯粹!

沿着花墙往里走,中间的粉色蔷薇开成了“粉色瀑布”,粉粉糯糯的小花朵密密匝匝,宛如繁星坠落人间,娇艳妩媚,动人心弦。

最里面是白色蔷薇。白色的小花朵莹白如玉,鹅黄色的花蕊藏在花心里,在阳光下泛着细腻的柔光。它一簇簇地开成了花球,香气清雅,让人生出摘下一朵吮吸几口的欲望。“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即使没有风的吹拂,蔷薇的花瓣也似在空中飞舞,香气弥漫。有老人坐在花墙下消磨时间,也有年轻妈妈领着孩子过来赏花,一位遛狗的男士也驻足仰头看上几眼,脸上绽开柔和的笑容。

三中学校南门外也有一面令人震撼的蔷薇花墙。那里的蔷薇是清一色的大红颜色,绝没有另外一种花色来捣乱。原来一个颜色的花开在一起竟是这般落落大方。学生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地从花墙下走过。有花相伴,他们的心情一定是灿烂而松弛的吧。

那日我去所城里,在“胶东花饽饽”展馆旁边,也见到了一株花枝招展的蔷薇。它沿着墙壁爬上了房檐,花儿开得喜眉喜眼,美得不可方物。这里的蔷薇花,外围的两层花瓣为淡粉色,中间的花瓣为深粉色,像精致的手工绢花似的,以前从未见过。两位游客在这里拍照,讨论着这是藤本月季还是蔷薇。

大海阳一家饭店的门前有个蔷薇花拱门,玫红色的花朵密密匝匝开着。且不说这里的饭菜美味与否,顶着花香进门,这心情、这氛围,何等美妙!蔷薇花正盛时,这家饭店一定是顾客盈门吧?

我大姐家住一楼,有一个小院,三面围墙皆为栅栏。西边邻居家栽的蔷薇爬满了栅栏墙,花开时两家可同时观赏。那是很少见的蔷薇品种,花瓣是淡淡的粉色,花瓣尖上又晕染着似有似无的桃红色,娇滴滴、粉嫩嫩,惹人怜爱。东边邻居家种的蔷薇也是不多见的品种,颜色介于大红与玫红之间,所有的花瓣都微微往里卷,呈含苞欲放的姿势,是那种“花半开,月半圆”的最佳状态。“满架蔷薇一院香”,这两面花墙把大姐家的小院映衬得跟画儿似的,大姐也因此被我认定是最幸福的人。

蔷薇的枝藤纤细,需依附生长,但它胜在团队协作,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它不挑剔土壤的肥瘦,不苛求环境的优劣,只要一寸立足之地,便全力以赴地汲取养分,向着阳光舒展枝叶,花开成海,活成一幅热烈明媚的模样。每一朵花,都是生命的奇迹,是自然界的精妙制作。

蔷薇以一一场盛大的绽放,将寻常巷陌、庭院边缘、墙壁栅栏、拱门花架等,绽放成一帘帘彩色瀑布,为初夏写下浪漫的序章。

年少时赶集,经常看见磨墩。他坐在马扎上,倚靠着一堵临街的青灰色外墙,面前摆着一个小小的破书摊,陈列着《十月》《啄木鸟》等二十几本皮破边卷的老书。小摊的中央摆着一副桃木象棋,棋子已经摆放好,一张狭窄的纸板上,写着一行字:赢一局五元,输一局四元。笔走龙蛇,古朴遒劲。我蹲下来,翻看着老书,偶然抬头,发现他细长的眼睛眯缝起来,嘴角咧开,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有些人想试试手气,就坐在推前的马扎上,大声嚷嚷来一局。好多人跑来围观,我捏着一本《十月》,被挤到一边。磨墩只是淡淡地笑,不说话,伸手指意向对方先走。炮八平五,马八进七;马二进三,卒三进一,两人针锋相对。挑战者大军压上,全线进攻。可是,走着走着,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变白了,窘迫难耐——他的车被磨墩的马偷偷溜掉了。形势急转,他手足无措。有人忍不住指点,磨墩淡淡地也斜了那人一眼,那人不好意思地噤声。输了一局,挑战者不服,气哼哼地要再来一局。磨墩抬头问他,若又输了,怎么办?挑战者不假思索地回道,付你八元。仍是他先走。这次他小心翼翼,阵营守得如铜墙铁壁,炮马互为犄角。不料,磨墩使出“暗度陈仓”法,用一车一马在正面吸引对方主力,悄悄将自己的主力运送到对方空虚的右翼,待对方醒悟时,已完成绝杀。挑战者抓耳挠腮,脸色忽青忽紫,苦思无解,只好推枰认输,在众人的惊叹声中,乖乖掏出八元钱。

回家跟父亲说起这事,父亲说,这个磨墩,闲着没事就研究棋局,开局、中局、残局,棋力都很强,三邻五村几乎找不到对手。我问,您同他交过手吗?父亲笑着说,下过两把,第一把平局,第二把输了。我不禁惊异。我晓得父亲的棋艺很好。父亲瞅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说,磨墩是咱村第一个高中生,天资聪颖,可惜太顽劣,读高中时从家里偷出几根雷管,跑到东山,想搞个实验,不料雷管突然爆炸,左耳朵炸聋了,右腿炸瘸了,不得已辍学了。他的父母又怒又气,先后病逝,磨墩只好辍学。他写字好,棋艺高,可惜了。

磨墩没法去镇上的集市,只能在村里的小集上摆摊设局。自从那次他轻易取胜,许多人慕名来挑战,却都铩羽而归。磨墩的名气不胫而走。一日,集市上来了两名老者,一位鹤发童颜,一位高瘦清癯,直奔磨墩的小摊。众人见二老气度不凡,都让开一条路。二老拱手致谢,也不说话,清癯老者直接坐在让开的马扎上,鹤发老者观战。磨墩笑笑,示意老者先走。清癯老者以“仙人指路”开局,磨墩以“五六炮”应对。跳马、飞象、出车、巡河,二人你来我往,走一步看两步,步步陷阱,招招致命,看得众人惊心动魄,大气不敢出。最后,清癯老者运用“弃子”战术,直接用车杀士。不料,磨墩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弃车反杀,老者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老者脸色微红,重新摆好棋子。磨墩淡然一笑,以飞象拱卒开局,老者以当头炮应对。不久,二人形成对峙局面。磨墩运气如飞,不久双方都只剩一车一马。二人对视一眼,握手言和。清癯老者看向观战的鹤发老者,后者摇摇头,接着含笑点头。清癯老者开口道,磨墩,你的棋艺很好,如果能打磨一下,相信能更上一层楼。我是市象棋协会的副会长,你考虑考虑,愿不愿意加入协会?

磨墩目光灼灼,神采飞扬,原先佝偻甚至猥琐的身躯,倏地挺拔了。顷刻,他似乎想起什么,身体矮下去,目光黯淡,说道,您看看,他指了指自己的左耳和右腿,苦笑着说,整个一个残疾人,这形象,上不了台面啊。二老叹息而归。

最近几年回家,我再没见到磨墩,便问父亲。父亲一怔,笑道,磨墩啊,他前几年就被接到镇上的敬老院了。

前些日子,去镇卫生院给母亲买药,隔着一堵矮矮的土墙,我看见磨墩坐在敬老院的梧桐树下,正在和一个老翁下棋,周围四五个老人观战。似乎觉察到有人在看他,磨墩抬起头,望见我,脸上露出笑容。紫莹莹的梧桐花儿随风摇曳,散发出淡淡的花粉味,空气里氤氲着甜香,沁人心脾。

爱下棋的磨墩

光阴故事

林春江